

佛學易解

賈豐臻編

一册 三角五分

是書以哲學見地解釋佛學，計分五章：（一）總敘，（二）轉迷啓悟，（三）止惡修善，（四）離苦得樂，（五）佛教之傳播，說理淺顯，綱要畢具，末復示以研究之順序，洵佛學書之最易了解者也。

佛教淺測

蔣竹莊講演

一册 一角五分

本書係蔣竹莊居士在東南大學之講演錄，以一心法門開爲迷悟兩境，依次解釋，淺顯易曉。

佛教問答 佛教問答選錄

海屍道人編

合一册 二角二分

佛教問答爲嘉興范古農居士編，佛教問答選錄由杭州佛學研究會搜集誦閱法師及范古農居士平日與會友酬答之文字略加簡別而成。

印度佛教史略

（佛學叢書）

呂澂編

一册 一元二角

此書敘述佛教歷史甚爲簡明，中有世尊傳，世尊教法大要，及佛滅後根本佛教與大乘發達之紀載，末附中西印度紀年合照之佛教年表，及書中附圖四幅，尤爲明曉。

中國佛教源流考

（英文本）

艾香德著
白麗娜譯

一册 三元

此書爲腦威艾香德博士旅華二十餘年考察中國佛教之結晶品。艾博士廣遊名山大寺，遍覽經典祕笈，詳考歐西名著，訪詢國內佛學專家，調查研究，確有心得，而後執筆，此書之價值可知。原書以腦威文撰述，由白麗娜女士譯成英文，並得霍金生夫人爲之潤飾，原著人又特加修訂，極爲完備。書中插附全面圖二十五幅，以銅版精印，布質封面，三色金字，精緻非常。

佛事短評

(十六) 中國佛學會成立籌備處

和

中國佛學會由提議人太虛法師發起全國佛教代表會議的提議，至該會籌發起人會成立籌備處，而再據該會工作方面已組織的有發行「中國佛學」旬刊，開辦「佛教工作僧員訓練班」；該會由發起到現今，能集合數省數十人開發起人會并議決籌備工作，努力進行，似已脫去佛教徒向來「一召而來一哄而散」的舊墮習，似乎比專持「呈文」「保護」一類的「紙上談兵」也來得切近事實了。雖然，該會這一次也會向政府有過極重要的「請願」。

現在，凡百事業，都有某某會的結成，而結成此某某會的宗旨，端在以團結力而謀某會的本身事業之發展。一方面把某種事業的人力權力集中起來，好對付內外的一切。無論何種事業的人民，只要能這樣的結合團體，政府方面無有不給以保護的；我們看商會，學會，農工會等，都是現成的實例。我們佛教徒的結會呢？除掉遇到被人家「提取寺產」或「強奪廟宇」的時候，結合來討論一個應付以外，簡直一無所事，故難怪人家看不起，要時加欺凌。這是佛徒結會過去的史實。現在呢？……現在我們希望中國佛學會要力去求其統一全中國佛教的權力，來代表全國信佛民衆奮鬥到底，不到解除信佛民衆所受的一切被壓迫的痛苦與佛

教全部的整理不止！

我們一面希望中國佛學會這樣的努力進行，我們一面還希望全國信佛民衆——尤其望全國僧伽，一致起來，加入運動，早一天把佛教整理好了，開闢出一條光明大路來，引導民衆，由此階路而得到真正的光明吧！

(十七) 馮總司令勸棲霞寺僧自覺

法幢

八月六日上海報載有馮總司令於遊棲霞時勸告寺僧自覺的話，馮氏說：「日本和尚多娶妻生子，與常人無異，所以能強國……你們若不做生產事業，將來必難自存。」中國和尚不能學日本和尚娶妻生子，與中國的強弱，實沒有什末影響。中國和尚不做生產事業，這却是中國和尚的弱點。馮總司令勸告棲霞寺僧自覺，我想佛教到了現在，全中國的寺僧應該總要自覺。

中國和尚不但做生產事業，嚴格的講，簡直的是「不務正業」。做和尚的正業，本來就要「自覺覺他」「自利利他」的，現在統觀中國的和尙，有多少做到的？中國的和尙形式上雖與日本和尚不同，可是中國和尚將各管理（現在爲各人所住持的）寺院，多成爲變相的私人家庭了，雖然沒有公然的娶妻生子。現在將中國和尚與日本的和尙來一比較，實在相形見苦：日

本和尙務正業（傳教等工作），并從事一功社會事業；中國的和尙呢？既不務正業，又不做生產事業。這是事實。然而這豈能說是佛教的錯處呢！

現在，馮總司令既作如是說法，社會上同意於馮氏的民衆，一定不少。在這裏，我們不得不向馮總司令及全國民衆進一言：

一，佛教存亡問題，當視世界各宗教爲趨向。政府方面既不能阻礙民衆的信仰自由，而民衆對於民衆，更無殘害之理由。

二，佛教原來是利人濟世的；現在佛教之所以不能利人濟世，這是極少數把持各大寺院的自私自利的劣僧的歪處，與全國的和尙無關。全國的和尙現在正處在這種惡勢力的黑暗之下不得解放呢！

三，佛教既與世界各宗教（耶教等）同有益於世，不過現在的中國和尙失去自覺之心，而不能將佛教利益人世。中國僧衆，乃中國民衆之一，黨國爲民衆建設的，民衆的一切事業，黨國都負有領導之責，對於民衆中一部份的僧衆，當然也要切實加以整頓，指令僧衆建設新佛教做利人濟世的事業。就是社會一切民衆，也應該對於僧衆用好意來互助，勸勉，決不應以信仰不同職業不同來排擠摧殘。

最末，我們希望我們全國僧伽能因聽了馮總司令的話而大家自覺，團結起來，整理佛教

，不要坐待「將來必難自存」的一日！

僧尼的新生活

寄塵

北伐現在成功了。全國趨於訓政的時期了。新中國可以指日而實現了。然而我可憐和親愛的佛教的僧尼們，在這北伐成功的訓政時期的新中國之下，而希望苟延殘喘於風雅宜人的琴棋詩酒，和那鯢鯢下流的「女人」「麻雀」「鴉片」「雪茄」「豬肉」「鑄鑄屁」，我恐怕將來有些靠不住吧？

靠不住，怎麼好呢？趕快的改造吧！趕快的努力吧！只要我們大家齊心一志站到一條線上去，在同一條路上的開步走，那怕牠頑固的陣線，惡劣的環境，我們為改造而努力，而犧牲，總要把牠澈底地衝破的征服的。

可憐的僧尼啊！親愛的僧尼啊！我為熱血所驅使，今日特地用我的思想，絞我的腦汁，榨出來的「僧尼的新生活」，我很希望可憐的僧尼和親愛的僧尼，你們平平心，靜靜氣，採取些而實行；這是我無上的希望，這也是你們的未雨而綢繆的預防法，趕快來接受下面的貢獻吧！

一，農 佛教的僧尼，大多數又大多數游手好閒，有了幾畝田地，總是招了佃戶領去種

；自家到收割時期去看新，擺出那土豪東家的鬼臉來，令人肉麻；他不想想他是什麼人，擺這臭架子有什麼用呢。所以我主張僧尼應當把田地收回家來種，免得社會譏為分利而不生利的廢物；也可以將那些小庵和小廟等改為佛教的僧農村為新中國的新村模型的先驅實行者。

二，工 僧尼們除去到佛殿上做了早晚兩堂功課，再每日念了三枝香阿彌陀佛以外，就沒有別的事可做了。所以種種的惡習，都從這飽溫終日，無所事事中發生出來了。現在社會的人們的眼光落到我們身上來了，想過那安閒的日子，恐怕不得能夠吧？不得能夠，那麼以能夠的代替纔好；那能夠的就是「做工」。合于我們僧尼的工作；——

- (1) 校對——印刷品的稿件講義，
- (2) 裝訂——印刷品的書籍報章，
- (3) 縫紉——軍裝制服普通衣服，
- (4) 綉織——護門桌圍布綉襪巾，

以上面所列的四條看來，我們僧尼很可以做的。然而做這種工，并不妨礙我們辦道的工；也不妨礙我們修行的恆課；因為這些工作，每日只有八小時的。而且也可以少做點。

三，商 商，是做生意的。我們僧尼做生意，人們或說和尚是講修行的，若做生意必居

心想法子如何可以賺錢？如何可以不折本？這樣的居心，還講什麼修心了！誠然！但是我所主張的，凡僧尼做生意不許貪厚利，并且不合道德的生意也不許亂做。然而僧尼所做的生意，究以何種為標準呢？——

(1) 書店——可以介紹文化，補助教育。

(2) 素菜館——戒殺勸善，以體好生之德和衛生。

(3) 印刷公司——印刷書籍報章及佛學等出版品籍揚法化。

(4) 洗衣公司——提倡衛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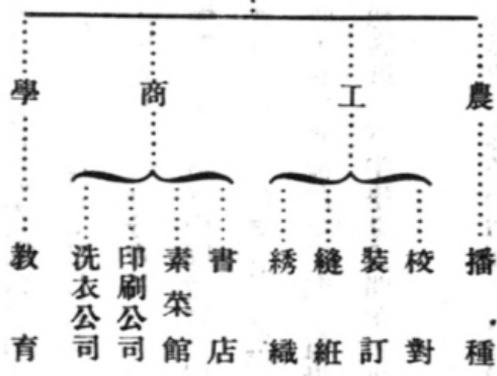
照上面看來，這些生意是很好做的，本錢不大而又道德，頗合我佛慈悲觀念。就是社會的人們，也沒有什麼阻礙不贊成的。

四，學 學，就是學界辦教育的人們，可以稱之為教育界。而佛教千不該萬不該把那些劣僧把持教座，自私自利，以致佛教教育不能發達，僧尼智識不能普及。以我的眼光觀察起來，確信佛教的僧尼，有一部份可以辦教育的可能；大的不敢說，比如中學，小學幼稚園等，是可以的。并且由此可以使國民能養成美德和那利他的公共的慈腸俠骨呢。

總上看來，佛教僧尼的新生活，除了社會上的農工商學裏採取些合我們工作的以外，就沒有別的法子可想了。因為我們雖說修那脫離世間的妙法，可是我們現在還未脫離世間呢！

那世間的生活我們不去周旋那行嗎？不能行，是要工作的；要工作呢，我就將那僧尼各宜的工作的職業，不如詳細底列表於下：

僧尼的新生活



這上面的僧尼的新生活詳細表，我很希望可憐的僧尼和親愛的僧尼認清此表，努力改造，代替鑼鑼屁的老把戲和減輕社會的担負，而銷其惡潮的衝突和那驚濤的淹沒。我就在此

祝——

可憐的僧尼們——改造！

僧尼的新生活

親愛的僧尼們——努力！

嗚呼此之謂僧伽的教育呀

W T

一個新從台州明因寺學社中出來的小學生對我這樣說：「現在明因學社中的課本很好，初級讀『唵嘛呢叭迷吽』的——瑜伽焰口；中級讀『一切世間大慈悲父』的——梁皇寶懺。」

僧界到了如今，在社會上的地位，簡直不如乞丐了；然所以弄到這般地步，其原因雖是很多，而一般不讀「經」，「懺」，「焰口」的僧人，固然要負一部分責任的。故我們不欲從辦僧伽教育，來整理中國僧伽則已；如果欲從辦僧伽教育，來整理中國僧伽，則非使一般僧人個個都能熟讀熟背這梁皇焰口不可。該社的所謂教育人材的主幹者，具時勢潮流的頗大隻眼，洞灼斯弊，拿這兩部書去做課本；此真是對症施藥，適應潮流的好計劃，值得我們百二十分地讚歎的！梁皇焰口之外，還有地藏，水懺，我想該社在下半學期或開年，也一定要拿來做課本，教學生去熟讀熟背的。

我們平常有句話說：敲不過杭州；唱不過揚州；唸不過台州；這是說：我們的本領，各有各的長處。但杭州的法器，究竟敲的怎樣好，我從來沒有耳福聽到過；揚州的腔調，那果然真是唱得很好的，不過聽說現在也是遠遜從前了；然而還可以勉強敷衍得過去。至於台州的

經懺，現在真是腐敗極了，這是無可諱言的事！我於是大聲疾呼地要奉勸多多台州的和尚們，趕快些都到明因學社裏去讀梁皇，焰口，地藏，水懺……好保持這唸不過台州的令譽！我還要連帶的相勸：——揚州的和尚們，趕快的辦幾個若明因學社似地的學社，去專教腔調，好保持那唱不過揚州的令譽！杭州的和尚們，也要趕快的去辦幾個若明因學社似地的學社，去專教法器，好保持那敲不過杭州的令譽！我們如果能了「敲」，「唱」，「唸」三椿，則出家人的能事盡矣。雖然：此外固還要論學問，談做詩，但這究竟上帝僅許明因學社的主幹者私人專有底權利，別人怕再不能有這享受的呀！不然，怎麼他自己這樣，偏要叫別人那樣呢？不是要辜負了來學者了嗎？

就因這樣，使我總有一點憂慮！還好，幸而不多，祇有一點，還不要緊。若其有兩點，三點，四五六……點，則非但要受別人「杞人憂天」之諍，而我自己恐怕死了也要投生到憂天杞人國裏去過那終日愁眉不展的生活了！——閒話少說，到底我憂些甚麼？算我瞎說吧！請讓我寫了出來。

今後的世界，潮流所趨，我們出家人的生活恐怕不能夠光是喊着「唵嘛呢叭迷許」和「一切世間大慈悲父」就能夠了事的吧？因為一般迷信科學的人，懂不到其中實在有「福生利死」的不可思議的功德！故說我們和尚的唸經拜懺，總是謊神騙鬼的勾當，要羣起而反對之的。

這種風聲，你如其把自己的房門或窗子開了一絲絲，就會得一陣一陣地透進來，令你聽到。然而，我有時又這樣地想：或者是彼迷信科學者一時的錯覺，好像八九月裏的狂風，等一會就會停了的；所以我的憂慮，也不敢加多，終始祇這一點；因為覺得梁皇焰口等經懺，究竟具有不可思議的功德！并且還具有很大的神力！我們僧人個個若能把牠熟讀熟背如明因學社中的諸位學生一樣；那末，亦未始不可能化彼迷信科學者的信仰。有他們來信仰矣；則我們的佛教，自然會興了。哦！這許正是明因學社的主幹者所用心呢？

不過，單是熟讀熟背的梁皇焰口等經懺，究竟能化不能化彼科學者的信仰心？恕我且還沒有這種經驗，却不敢保證的！祇好請大家慈悲，親自去請教明因學社的主幹者吧！——不然：在我祇有『嗚呼！此之謂僧伽的教育呀！無怪國中挂甚麼甚麼甚麼僧學社招牌，雖日見其多；而人材不出，佛法僧三寶仍日趨滅亡之境，宜矣！』

入世與出世

大醒

——給我們出家和在家的革命同志——

由閩南回江北，再轉折上海，入滬寧路，一路遇到不少多年沒有見面的出家和在家的革命同志。從各同志交談的結果，實出於我意料之外；出家的同志多半談入世則方便，甚且談

到再還初服。在家的同志呢？多數已抱消極，不是嫌各方待遇不好，就是感到精神上的痛苦；於是看到我和尙（此和尙作普通稱謂，非尊稱和尙之和尙也），洒洒落落，無拘無礙，倒反羨慕起來，并且談出世的安閒自在，居然有幾位要跟我過出家的生活。下面是我隨時談話的大意，當然不能安慰我的出家和在家的革命同志到那裏！

我們自從入世以來，在黃金時代的兒童生活中，跳着，舞着，耍着，一切的一切，顯露着無限快樂，好樣人生的快樂再無過於此了；所以一舉一動，顯然的表現出無上的高傲和自大。這時候除去自身以外，什末都不關心，衣長有父母担負，讀書不過當着遊戲的一種；什末叫做宇宙，什末叫做人生，想也想不到，還成什末問題。然而，那裏曉得到了青春時代，就打入煩惱窟裏呢。「衣」「食」「住」的問題，「經濟」「戀愛」的問題，「名」「利」「權位」的問題，「國家」「社會」的問題，「人生」「宇宙」的問題，沒有一個問題不帶着多分的煩惱原素。因為各種問題中都含滿着煩惱素，故對於某種問題起了問題之後，鮮有不為煩惱所束縛者。於是我們的神經系受了煩惱環境的刺激，有時冒變常態，言動亦不免自相矛盾；再加外來的一切慾望的窮迫，以致在農不安於農，在學不安於學，……由此，自己戕賊自己，一轉瞬間，「失敗」「自殺」等名詞，都齊集盤旋於腦際矣。有力量的還可以跳出這種難關，意志薄弱的就不免落於墮落的圈套了；至少要限於永久的可憐的境地；談到「厭世」「出世」時，要算最聰明的人了。

，然而滿腔熱血滿身勇氣的青年革命家，舍却滿眼的荊榛不去奮鬥而心生厭倦，你心中至少有我上面舉的幾種問題不能解決吧？你要解決你不得解決的問題，你當然還要去奮鬥，你倒不必厭倦，你如果對於你當前不得解決的問題，不想去解決的話，那你更不必以厭世思想來代替你的主義。這完全要你心志來判斷的，你的心志能堅定或隨緣一點，無論什末問題總不成問題了。不然。總使你出世，仍然是脫離不了一切煩惱的。要曉得這個世間原來是五濁造成的，你要擺脫這個惡濁的世間，祇有望你看輕你身外的一切。如是，社會上待遇你好不好，以及橫在眼前的種種問題，都可以置之度外了，還沒有什末精神上的痛苦可受呢；談革命，非要這樣不可。這叫做革命須先「革心」。這也叫做革命須先「革」革心。

我們出了家應當比在家快樂多了，應當可以排除煩惱了。然而不然。快樂之神僅僅在兒時與一時的降臨，煩惱之魔是永久永久的伴侶。出了家的人，在一方面看，既有房屋住，有粥飯吃，似乎可以快樂地過他一生。可是在家所演過的煩惱悲劇，有時仍然要在腦殼裏重開映的。什末「出家人看破了」，完全是騙人的鬼話。就現實的事實上講吧：談自由，祇有方丈當家們的自由；講平等，其階級雖無幾層，可也夠了。青年僧而富於革命性的，無所用場；有點學識而欲研究的，沒錢買書；以做經懺而謀生的，行見革命成功，經懺已非長生之計，又沒處安身。因此等因，無法可想，只好走方便路了。「還俗，讀書，種田，做工，當兵，什

末事不可以幹，現在做和尚一面受了自己大寺院的壓迫，一面還要受社會上民衆的鄙視。當真沒飯吃嗎？天生佛教是無改革的希望了，到社會上去，除自利外，還能利人呢？修行那裏限定要出家，在家難道不能修行嗎？出家，心出家是一樣的，身子不妨去做別的事情。——這種種尙言論，說不對又對，說對又有不對的地方；總之，不能說無理，聰明的長老們聽了，至多也只能說一聲善根不足，長老又何嘗想到寺院的制度太不適用和佛教全部有革命之必要呢？我非長老，我不能批倒上面的種種言論，我只拿我理想中（就怕成忘想）的話來安慰安慰你們佛教能加以整理，多做些利人的事業，總不致滅亡；惟我們出家人須有正當工作，或讀書，或爲農，或作工，（呵農林，工廠，佛教中還沒有呢。）能養成各種各業的技能人材，將來非斷無振興佛教的機會，只要有人材，此所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

在家的想要出家，出了家的又回想到在家。要曉得入世（指做人起）難而出世亦難；入世若而出世亦苦。當前的環境看得破，跳得過，入世就是出世；個己的心身放得下，收得起，出世亦即入世。

入世與出世的正諦，這裏不及談了。

民十七，八，七，於蘇州。

從雅安諸山打倒鄧普明說到馮玉祥對棲霞

從雅安諸山打倒鄧普明說到馮玉祥對棲霞寺僧講的話

寺僧講的話

應病

中國現在的和尙，真是多事之秋也。我昨天由綠衣兒送來一大包郵件，打開來一看：是四川雅安的諸山，打倒該縣佛教會會長普明的一封信，和說明普明劣跡一冊油印的書（和尙現在是進化多矣！不然何以能夠利用油印的宣傳品乎？）。宗旨：是在打倒「招妻子同宿寺中」，「強迫僧侶入彼居士蓮社」，「化和尙爲居士」云云。推彼諸山的深意苦心，的確是要「挽回佛教」，「維持佛教」了；但我們仔細地一參，佛教能不能照這樣地做下去，就可以「挽回」，就可以「維持」呢？誰也不敢斷定這句的答案。我大膽的敢代表我們貴教裏的貴和尙說一句實在的并且使社會首肯的話：我們貴教之能不能挽回和維持，全在我們貴和尙之良否爲轉移也！是耶非耶？敢祈海內明眼者正之！

我讀了雅安諸山的一封信，明白「普明」，是帶有妻子，煞像一個日本式的和尙。在我們貴國貴教裏，自然是看不慣的，我也認定他是不對的（大家多是這樣說）；然而看不慣的原因和不對的理由，就是太明顯太聲張了，化和尙爲居士的招牌挂得太堂皇了；若夫暗地裏娶妻育子，外面依舊是堂堂的僧相，那是我們貴教特有的彩色，看慣了，至少也認定一部分是對的。嗚呼！這些的和尙，如受了佛祖祕密的命令似的，在祕密中進行他們鬼窟的勾當，其實

豈有如是糊塗不道德的佛祖呢。——這也不過是指我們貴教裏少數的有錢有勢無道無德的貴和尚言；不是統指多數的無錢無勢有道有德的貴同參也。

現在我再也忍不住了，要說一句在我們貴國貴教貴和尚裏未曾說過的一句話了；和尚如其在祕密中進行鬼窟裏娶妻育子的勾當，遠不如同普明明顯地娶妻育子化和尚爲居士之爲得計！說到這裏，聯想到八月六日在申報上看到馮總司令遊棲霞山對棲霞寺的和尚說：「……：……僧人要娶妻，是一樣可娶的，如日本西藏蒙古僧人，皆能娶妻，若不娶妻，則信佛之處，皆將滅種矣。」可見現在的時代，和尚娶妻，是不會犯法律的，且還得赫赫大名的總司令之獎勵，這是多麼榮耀的事情呀！凡未忘情於妻子的大和尚們，盍明目張膽的在青天白日底下冠冕堂皇地舉行，幸勿鬼鬼祟祟地暗中摸索而示弱也！

然而話要拉轉來說：和尚暗中有妻子，自然遠不如明有妻子。這不過就有錢有勢少數的和尚說，絕對不能一例強迫一切的和尚，多是這樣。因爲我們和尚中有許多忠實的佛教徒，本佛陀平等的原理，無人相，無我相，組織大同世界的大家庭！情願犧牲小我的一切的一切，謀全人類的幸福！這種和尚，當然不能強迫他娶妻生子，其理由是等於未看透性慾的和尚，娶妻育子一樣。所以照現在中國的和尚情形看來，應當分作兩部：一部是娶妻育子的同日本真宗的和尚一樣；一部是獨身清修，原是印度中國傳統的和尚。這樣一來，一切虛偽欺騙的

和尚沒有了，他們如果不甘心於寂寞，儘可自由地去謀生活的獨立，去娶妻育子的去了，只要認清佛教，擁護佛教，受相當的戒律，我們就承認他是×宗的和尙；那些不願意娶妻育子的和尚，努力的振作精神，宣傳佛教，統一全國僧團，整理僧寺財產（這裏要聲明：寺產是專供淨衆修養及利益社會的費用，有妻子的和尚，沒有享有僧寺財產之利益；普明雖明顯地有妻子，可是依然靠寺產過活，這也是大大的不對！附更正於此。）。到那時，社會的人們，不但沒有仇視我們和尚的心理，決定還替我們祝福無量哩。

馮總司令說：「若不娶妻，則信佛之處，將滅種矣。」這完全是外行話，因他不曾研究過佛教的制度，不知同他所信奉的基督教相像。佛教分信衆僧衆兩大部：信衆的優婆塞優婆夷及一切清信的士女，全是在家有妻有子的；例如馮總司令之爲基督教徒，不唯可以娶妻生子，還可以做總司令。僧衆的比丘比丘尼及沙彌等，是出家離絕妻子的；例如基督教的神甫，但極其少數，如中國四萬萬人中，不到三十萬的僧尼。總而言之；佛教被我們和尚，弄得太不像樣子了，無論什麼重大的罪，都要加到我們的頭上來（如亡國滅種等）！我們爲求減輕或除淨重罪起見，所以主張我們貴教裏的少數有錢有勢六根未淨的大和尚，索性的打破虛偽，赤裸裸地去娶妻生子，做佛教護法的信衆，不但是不「玷辱佛門」，實在是光大佛門了！

最後：我有一點兒的希望，是希望高唱「整理僧伽」的同志們！和全國關心我們佛教裏底

僧事的同胞們！對於我這一點點的貢獻，是否有採取的價值沒有？還冀加以指教！

八，十六，寫於鎮江。

一封雅安諸山打倒鄧普明的書

來件

敬啓者：雅安佛教，遭逢不幸，出一無法無天大傷風化玷辱佛門之假和尚鄧普明！當該劣僧未任雅安佛教會長之前，即敢違反佛旨，逐僧霸廟，侵奪香火。曾被道縣公署，申斥「妄干非分，刁橫好訟」，有案可稽。且招妻子同宿寺中，大傷風化，敗壞清規，種種不法行爲，罄竹難書。今朦混總會，得爲正式會長，肆行無忌，更不堪言。當佛祖生日，開大會時：胆敢背叛本國，倡行日本之居士蓮社，設大小皈依，借教斂財，強迫佛門僧侶，入彼居士蓮社，發給居士蓮社獎章，強迫僧侶佩戴；諸山不服，起而反對；總會被普明朦混，反責諸山爲阻擾。普明所行居士蓮社，意在化和尙爲居士！現在普明，聲勢甚大，有不入居士蓮社之和尙，則不能立足於雅安之行動。查居士蓮社，是仇國日本人之教會，日貨尙在抵制，何況日本教會。今普明強迫倡行，却是反叛我國，反對革命！諸山等不入仇教，不願爲亡國奴；竟被普明以會長名義，顛倒曲直，多方誣枉，置諸山於黑暗之中。迫不得已，惟有大聲亟呼於青天白日旗之下：以求挽回佛教光明，一洗諸山之冤！取締普明僧籍，打倒日本教會爲

宗旨！懇請軍政長官，各機關，各法團，各學校，各大禪院，各大和尚，維持佛教，主張公道，秉公提議；是諸山違背佛教耶？抑為普明反叛國家違背佛教耶？諸山等應否加入居士蓮社？應否變和尚為居士？應否佩戴居士蓮社之獎章？詳細討論，邪正自分，諸山等沾沾無涯矣！此上

現代僧伽社公鑒：

雅安諸山僧衆及代表海樑等公啓

薛內政部長致中國佛學會公函

逕復者：頃奉

惠函，敬悉

諸公闡揚佛法，熱誠衛道，擬設中國佛學會；旨深願宏，欽佩曷已！篤弼實本庸愚，罔識三

昧；辱承

公推指導，實屬愧弗克當。唯事關公益，又承

諸公厚愛，自當勉為贊助，藉副

雅命！仍希此後

隨時賜教！俾識南針，爲禱！專此佈復，祇頌
道祺！

薛篤弼拜啓。八月，一日。

「衝突」的續訊

W T

亦幻同志：

你到了廈門，日脚好多了，臥室諒已舒齊？要和各位同志講的話，雖然很多，但要緊的總講過了；那麼論理可以寫封信來告訴我們知道你們三人路上的情境啊！「我們向後通信，都不妨在現代僧伽中往來，因爲我們倆的通訊，橫豎都關佛教的。」這是在蘇臨動身的晚上對我這樣說的話，所以我對於你們路上，雖然很紀念，却不望你另外寫信給我；但其餘如家師，養和兄，兩序同志們，却都在盼望你來信呢！——

日前我給醒的一封信，諒已接到了。我說：「不知十六日北寺的齋可曾喫得成功否？倘是喫不成功，則北寺的地盤恐怕要爲他人所有了。」哈哈！「齋」，現在總算喫成功了；而且我們以及諸保管委員等，都喫得很高興的！臨了，我還在齋盆上掣了一隻檸檬回寺裏來。幻！你不要以爲我不客氣，貪心；當知各委員也人手一隻去也。至于我的檸檬，我當時就送給

月清了，你和醒嗎？——不，你只是你；你可不要「想」了！一笑。

但是，這齋雖然喫成功了，而北寺的問題，究竟還沒有徹底的解決。啐！我寫得又自相矛盾了，問題既沒有徹底的解決，怎麼上面說我們以及諸委員，喫齋都喫得很高興！高興些什麼？爲的是齋的滋味新鮮麼了？不，不，還仍是北寺的問題，有了徹底的解決的日腳，并有了能担负這問題的解決的人物之故啊！

「等到本月二十來日一定交北寺的契據。」這是一位不凡的昭三的代表者的話。他說出這一句爽爽快快的話之後，各委員都一齊的拍着掌，口裏都說：好，好，最好！我這時正在喫檸檬，沒有附和，抱歉抱歉！繼之這位代表者又說：「昭三如其猶執迷不悟，不肯交出契據，我可以曉以大義，必使他交出而後已。」各委員聽了，又說：好，好，最好，最好！但此時他們沒有拍掌；否則，我却要大拍其掌了。

時鐘已報二下，各委員，均起座告別。臨走，各委員又說：恆慚法師！我們廿五日，大家仍在這裏聽你的好消息吧！再會，再會。他們走了，於是乎我也祇好出來。——

唉！廿五，廿五，不知這位代表的，果能有「曉以大義」的能力，使昭三醒悟，明白，取了契據，如期來北寺，使各委員過目否？我獨自一人在路上總這樣地想着。但在，——不是我，其實是好多的別人都這樣說：「昭三自己一向不明是非，而兩耳專收旁人的鬼話，雖曉以大義，恐怕他終是執迷不悟！」然而，我們不要担心，我們不是很明白的聽到那位所謂昭三的代表者用很高很大的音聲在各委員面前所說的話麼？他既言之，自能做到；我們不要以管蠡之見窺視他人了。

(未完)